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

宝鸡工业人的南腔北调（下）

人文宝鸡
REN WEN BAO JI

编者按：

上一期《文化周刊》，记者采访了上世纪从上海、无锡等地来宝鸡支援工业建设的老一辈工业人。本期，我们继续走访我市部分工业企业的家属区，倾听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业建设者们追忆奋斗往事，了解宝鸡工业人的生活趣事。在不同方言、不同习俗、不同经历中，感受宝鸡人共有的艰苦奋斗、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。

我们老家在沈阳

毛丽娜

“太夜了，打把势……”我母亲这句话是说天气比较热，睡觉不踏实，总翻身，陈骏对笔者解释道。如今，在市区清姜路的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（下文简称“宝成”）的社区，不少居民还用沈阳话打招呼。沈阳话“半儿拉”是指附近，“大该”指大街，“意头”说的是太阳……陈骏的母亲王桂兰今年90岁，她是宝成第一代创业者和亲历者。

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王桂兰记忆犹新：“1956年8月21日，我跟着爱人陈长河响应祖国号召，从沈阳乘坐绿皮火车，带着当时一岁多的女儿来到宝鸡，参与宝成建设。下车后天正下着大雨，车到姜城堡，我们就躲在一截大水泥管道里避雨。那时，每家住的是‘干打垒’（指木块和泥垒成的简易房子），到处都是泥地，晚上没有电，用蜡烛照明，时不时还能听到狼叫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我们都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得失，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国家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融入骨子里的信念。”

宝成建厂筹备工作从1952年底开始，厂址最初在北京德胜门外。1955年4月18日，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由国务院发出指示：为了国防安全，停止在北京建厂，迁往内地。1955年10月20日，宝成在宝鸡姜城堡的一片荒地中开工建设。王桂兰说：“那个年代，宝成边搞基建边生产，由于新品任务多，我是描图员，每天的工作任务都很重。那时没有电脑，全靠手工描图，我和同事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。我爱人是车间主任，他比我还要忙。孩子没人管，我们就把孩子独自反锁在家里双双去加班。”

王桂兰（前排左一）和老伴陈长河（前排右一）及家人合影

陈骏说：“1956年，父亲在沈阳某工厂任总工长，组织从沈阳包了两节车厢，由父亲带队，带了200多人到宝鸡支援三线建设。一行人转乘帆布敞篷车行至渭河桥时，河水已淹没桥面，司机也不敢贸然开车，父亲情急之下，自己蹚水从桥北走到桥南，确保桥面安全后，司机才将两车人安全送到姜城堡。后来，父亲每提起此事，都感到后怕。今年4月份，93岁的父亲因病离世，遵照父亲遗愿，后事一切从简，不收花圈、不收礼金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”

66年前，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航空人才，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，舍弃大城市的优越条件，怀着一腔航空报国的热血，携家带口从上海、沈阳、太原、北京等四面八方奔赴宝鸡，在这里扎下了根。王桂兰和爱人陈长河就是从沈阳老工业基地过来的技术骨干，他们在工作中不断攻坚克难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。

“我和老伴在宝鸡携手走过了66年，我的5个子女都出生在宝鸡，他们都在宝鸡的各行各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，这里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。如今，亲眼看着、感受着宝鸡的发展变化，令我感到欣喜。我在这里生活得很舒心、很幸福。”王桂兰说。

我们来自长春

毛丽娜

李光彝翻看全家福照片

“你瞅啥？”“瞅你咋地？”这两句开玩笑的东北话，在市区东二路陕西电子凌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凌云”）家属院内常能听到。7月26日，笔者来到了凌云老一代建设者李光彝家中，李光彝热情地用东北话说：“闺女啊，家里来客人了，赶紧‘捣扯’（收拾、整理）下。”

李光彝于1953年调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，1959年12月，年轻的李光彝积极响应支援三线建设号召，从东北长春来到宝鸡。1960年10月份，妻子吕鸿书也辞去了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馆的工作，带着4岁女儿和2岁的儿子，跟随李光彝来到了宝鸡凌云工作。

回忆往事，李光彝万分感慨：“当年，我们要在渭河滩上建设一个工厂，厂区脚下是沙滩、荒冢、废墟，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开始筹建时，时逢三年自然灾害，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，所有筹建人员开展生产自救，上山挖葛根维持生活。记得到清姜河筛铁沙生产铁锹，大家一起边搞基建，边进行试制和生产，直到后来经济好转，才正式投入建设。全体干部职工披星戴月，人拉肩扛，硬是在一片乱石遍布、荆棘丛生的荒滩上建起了两万多平方米的厂房。”

1961年5月，李光彝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次年，李光彝的二儿子在宝鸡出生。李光彝说：“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人住在25平方米的房子里，生活条件很艰苦，每顿吃的是粗粮野菜，用炉子生火做饭，一捅炉火，灰尘满屋。孩子的衣服也是老大穿了改小点给老二穿，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大家共用一套水房、厕所。那时最幸福的事，就是周末了能洗一次澡或看一场电影。那时的我们不想那么多，一心只听党的话，就是再苦再累，也心甘情愿。”

现在，李光彝每周一晚上十点，都要看电视节目《这就是中国》，倾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等人探讨时政知识。“无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，我都牢记我是一个中国人。”说这句话时，李光彝挺直身板，目光中透出坚毅。

曾经，李光彝听过看过的东北二人转、听过的大秧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。如今，李光彝更喜欢吃岐山臊子面、听秦腔，虽然听不大懂，但秦腔时而高亢时而柔和的乐曲很能扣动他的心弦。李光彝和妻子为人朴素、真诚，他们的子孙中有大学教授、企业职工，一家人都在各条战线上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。

李光彝说：“如今，我来宝鸡已有63个年头，党龄61年，参加工作70年。当初离开老家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只要为国家作贡献，在哪里工作都一样。前不久，妻子刚刚去世。我和妻子一起度过了60多个年头，已经足矣。秦岭脚下的这片土地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温和，我开心地活到87岁，我感到这儿就是家乡。”

我们从江苏来

本报记者 张琼

陈祥荣、谢培祥、杨国城、付育潼的合影

“你住哪块？”“三街坊，你住几街坊？”“我住二街坊。”近日，记者在“烽火”（现名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，曾用名烽火无线电厂、烽火机械厂）家属楼听到几位居民正在聊天，他们将老家属院按街坊划分并称呼。在这里，有时可以听到江苏方言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几十名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的学子坐轮船、坐火车，几经辗转来到了宝鸡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一批军工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在宝鸡建设，五湖四海的青年人才聚集宝鸡。据谢培祥、陈祥荣、付育潼、杨国城等几位烽火退休职工讲，他们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，从江苏来到宝鸡的。

谢培祥是江苏南京人，他曾对记者回忆自己来宝鸡的往事。1958年，谢培祥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，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，他本来可以留在南京，当老师问他“你愿不愿意去大西北”时，谢培祥果断地回答“我愿意去”。谢培祥认为自己学的专业是电子技术，而当时国家重点无线电厂就建在西北和西南，去大西北正是锤炼自己专业技术和奉献国家的好机会。然后，谢培祥和杨国城等23名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学子从南京出发，坐船到武汉，再从武汉换小船到重庆，又从重庆转火车到成都，从成都到达宝鸡。此后，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又输送了不少专业技术青年，这些学子很快成长为烽火的技术骨干。

陈祥荣是江苏江阴人，21岁来到宝鸡。他回忆，当时清姜一带还很荒芜，只有一条泥泞的土路。职工宿舍楼在厂房对面，有时晚上加班太晚，不敢独自回宿舍，因为那时清姜夜间有狼。南北生活有差异，陈祥荣在南方时条件好，经常能洗澡，到了宝鸡之后条件有限，便下班后跑去清姜河洗澡。陈祥荣爱吃大米，但宝鸡人爱吃面，起初厂里每月给每人发一斤大米，后来增加到三斤，这些大米还是不够陈祥荣吃，主食仍以面食为主。陈祥荣几经打听，得知天王镇村民种植水稻，便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去天王镇换大米。到达天王镇后，陈祥荣终于找到了种植水稻的乡亲，用50斤麦面换了40斤大米，自此解决了大米不够吃的烦恼。

付育潼老家在江苏泰州，妻子是上海人，他们结婚时分到二街坊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，搬来两张床板和桌子，婚房就算布置好了。结婚时，几位同事聚一起吃点瓜子和喜糖，祝福一番，婚礼就完成了。付育潼说，虽然婚礼简单，但毫不影响自己和妻子婚后的幸福生活。

其实，除过江苏学子，当时烽火还有转业军人，以及来自山东、天津等多地的青年人才。不论当时从哪里来、说哪种方言、有哪些不同的生活习惯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初衷，那就是响应国家号召，支援国家建设。如今，在宝鸡生活了60多年，宝鸡已然是谢培祥、陈祥荣、付育潼、杨国城等人念念不忘的家乡。